

劳伦斯·布洛克作品

Lawrence Block

酒鬼马修告诉我们：一点波本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戒酒后的马修说：你只要一次戒一天，保持清醒

A Long Line of Dead Men

一长串的死者

[美] 劳伦斯·布洛克 — 著

林大容 — 译

一个低调的“三十一俱乐部”是一切问题的起因。三十一个高尚男子宣誓，每年五月第一个周四要相聚一堂，报告一年来生命中发生的变化，并向这年里过世的人致敬，每年都会宣读死者名单。自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俱乐部”开启新章，三十二年里死了十四个人，有自杀、有意外、有他杀，这么高的死亡率难道只是偶然？

上海译文出版社

Lawrence Block

一长串的死者



[美] 劳伦斯·布洛克 — 著

林大容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长串的死者/(美)布洛克(Lawrence Block)著;林大容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8
(劳伦斯·布洛克作品系列)
书名原文:A Long Line of Dead Men
ISBN 978-7-5327-7695-5

I. ①一… II. ①布…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6935号

Lawrence Block

A Long Line of Dead Men

Copyright © 1994 by Lawrence Block

Copyright licensed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Faces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e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4-825号

一长串的死者

[美]劳伦斯·布洛克 著 林大容 译
责任编辑/龚容 装帧设计/柴昊洲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165,000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ISBN 978-7-5327-7695-5/I·4718

定价:49.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9404766

曾经健康、开朗的我，
如今却饱受病痛所苦、
脆弱又无助；

死亡令我忧惧难安！

吾人的存在仅仅只是空虚的荣光，
这虚假的世界也不过是昙花一现；
肉身缈如烟，死神精如贼；

死亡令我忧惧难安！

身而为人，总在变幻无常中，
时而健全、时而憔悴；时而愉悦、时而乏味；
忽而欢欣鼓舞、忽而消沉矢志；

死亡令我忧惧难安！

沧海桑田、物换星移；
好比那迎风摇曳的柳枝，
这世间的虚无也是飘忽不定，

死亡令我忧惧难安！

凡人必有一死，
贵如君王亦然，
不分贵贱，无人能免；

死亡令我忧惧难安！

死神不因贵族有权有势而赦免之，
亦不因牧师心怀智慧而宽恕之，
无人能逃过祂致命的一击；

死亡令我忧惧难安！

既然死神已将我的兄弟尽数夺去，
想来也不会独留我一人，
我必是下一名牺牲者；

死亡令我忧惧难安！

——威廉·登拔，《诗人挽歌》

看看那些前来吊丧的人
都是些恶心透顶的伪君子！
孩子们，死亡这档事真他妈棒呆了，不是吗？
别在那抽鼻子淌眼泪的
应该要他妈的好好大哭一场！
而且请牢记这一点——活得愈久，
你就愈接近死亡！

——《爱尔兰摇篮曲》

想必是在九点左右，老人站起来，用汤匙敲敲玻璃水杯的杯身。周围的谈话渐渐止息，等到完全安静下来后，他又花了好一会儿环视整个房间。然后从刚刚敲过的水杯里喝了一小口水，放回面前的桌上，两手掌心向下，覆盖住水杯的杯面。

他站着，瘦削的身子前倾，骨棱棱的鹰钩鼻显得很突出，白头发朝后梳得服服帖帖，淡蓝色的眼珠透过厚厚的镜片显得更大。他在刘易斯·希伯兰心中那艘海盗船的船首刻下了鲜明的形象。几只典型的灰色大鸟在远远的地平线翱翔，天长地久，直到永远。

“各位先生，”他说，“各位朋友。”他停了下来，重新看看房间里的四张桌子。“我的兄弟们。”他说。

他静待回音缭绕，然后匆匆一笑，更显气氛之郑重。“不过我们怎么可能是兄弟呢？你们的年纪从二十二到三十三，而我无论怎么算都已经八十五岁了，你们最老的都可以喊我祖父了。但是今晚，你们加入我的行列，成为超越年龄、超越世纪的某种事物之一。我们也的确应该把这房间里的人视为兄弟。”

他是否停下来再喝口水呢？假设有吧。然后他伸手到外套口袋里，抽出一张纸。

“我要念点东西，”他宣布。“不会花太多时间。只是一个名单而已。三十个名字。”他清清喉咙，头往前倾，透过双焦眼镜的下侧，盯着那张名单。

“道格拉斯·艾伍德，”他说，“雷蒙·安德鲁·怀特、李曼·波利奇、约翰·彼得·盖勒提、保罗·葛登堡、约翰·梅瑟……”

这些名字是我编的。那份名单没有纪录留存，刘易斯·希伯兰也不记得老人念过的任何一个名字。他印象中，大部分名字是英格兰或苏格兰裔，有两三个犹太人、几个爱尔兰人，还有三五个荷兰或德国裔。名字没有按照字母或任何明显的顺序排列：他后来才晓得，老人所念的名单是按照死亡先后排序。头一个念的名字——不是道格拉斯·艾伍德，虽然我刚刚是这么说的——就是第一个死者。

听着老人的声音，听着那些名字如同土块落在棺材盖上一一般，在室内镶木墙壁间回荡，刘易斯·希伯兰发现自己感动得泫然欲泣。他觉得仿佛脚底的土地裂开，而他从中凝视着无限的空无。最后一个名字念完之后，有一阵短暂的静寂，对他来说，时间好似停止了，这份静寂将延伸至永远。

老人打破了这份静寂。他从胸前的口袋掏出一个吉波牌打火机，弹开盖子，旋转打火的轮子，点燃那张纸的一角，火燃起

时，手就抓着另外一角。等到火焰烧尽了大半张纸后，他把剩下的放进烟灰缸里，等着全部烧成灰。

“你们以后不会再听到这些名字了，”他告诉大家，“他们都走了，走到死者该去的地方。他们那一章已经结束了，而我们这一章才正要开始。”

他把手上的吉波牌打火机举高，点燃，然后一弹，把盖子关上。“今天是一九六一年五月四日，”他说，“我第一次跟刚刚念过名字的那三十个人坐在一起，是在一八九九年五月三日，美西战争刚结束十个月之后。当时我二十三岁，只比你们最年轻的人年长一岁。我没参加过美西战争，不过当时房间里有其他几个人参加了，另外有个人还跟前总统泰勒一起打过墨西哥战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那时已经七十八岁了。我坐着听他读三十个陌生的名字，然后看着他烧掉名单，不过他当然是用火柴烧的。当时还没有吉波牌打火机这种玩意儿。而那位先生——我可以告诉你们他的名字，但是我不想讲，几分钟前我才刚念过他的名字——那位先生曾在他二十岁还是二十五岁的时候，看着另一个老人烧掉另一张名单，那是什么时候？我想是一八四〇年代初吧。当时有火柴吗？我看是没有。房间里的壁炉有火，我想那个老人——就算我想告诉你们他的名字也没办法——我想他把名单丢进了火里。

“我不知道那个聚会的日期，也不知道在什么地点举行。刚刚讲过，我第一次参加聚会是在一八九九年，我们三十一个人聚在联合广场度拉喜餐厅二楼的一个私人餐室。往事早已一去不

回，那栋建筑也老早改建过了；现在是克莱恩百货公司。度拉喜餐厅关门后，我们每年都换不同的餐厅，后来就固定在班泽勒牛排屋。在那里聚会了好些年，到了二十年前，那家店换了老板，我们不太高兴。从此就换到康宁汉餐厅这儿来。去年我们只有两个人参加。今年有三十一个人。”

那么，耶稣降生后一九六一年的五月四日，马修·斯卡德在哪里？

我可能去了康宁汉餐厅，不过不是跟那个老人以及三十个新兄弟一道在私人餐室里，而是在吧台或主餐室，或者换家文森·马哈菲喜欢的小餐厅。那时我二十二岁，再过两星期就是我二十三岁生日了。在此六个月前我生平第一次投票（当时投票年龄尚未降至十八岁）。我投给肯尼迪。于是，在伊利诺伊州库克郡显然出现了大批的投票幽灵人口之后，肯尼迪险胜了。

当时我还是单身，但已经遇到不久后即将结婚又离婚的女孩。那时我刚从警察学院毕业不久，被分配到布鲁克林，跟着老手马哈菲搭档办案，上级认为我可以向他学习。他教了我很多，其中某些东西上级可是不太会希望我知道的。

康宁汉餐厅很合马哈菲的调调，店内大量长年被手摩擦得发黑的木头、红色皮革，还有被磨得发亮的铜，香烟氤氲飘在空气中，酒味四散在杯觥间。菜单上有相当多牛肉和海鲜菜式，不过我每次去大概都是点同样的菜：虾子色拉、厚片沙朗牛排、烤马铃薯配酸酱。甜点是山核桃派或苹果派，然后一杯浓得搅不动的

咖啡。还有，当然会喝酒。一开始来杯马蒂尼当餐前酒，冰透而辛味十足，加一角柠檬。餐后一杯白兰地帮助消化。然后再喝点威士忌醒醒脑。

马哈菲教我要怎样以巡逻警察的薪水还能吃得好。“要是天空飘下一张一元钞票，又正好掉在你伸出去的手上，”他说，“那就把手指阖起来抓住钱，然后赞美天主。”好些钱落在我们手里，我们也一起吃了一大堆好菜。我们应该去康宁汉餐厅的，不过那儿实在太远了。我们大半是离开布鲁克林，过河到乔尔西区内第七大道和三十二街街口的路格餐厅。那儿可以吃到同样的菜，而且气氛也非常类似。

你还是可以吃同样的菜，不过康宁汉餐厅在七十年代早期便已经消失了。有人买下那栋建筑，拆掉，盖起一栋二十二层的公寓。我升了警探之后，被调到格林威治村第六分局，离康宁汉只有大约一英里路。我猜那几年我大概每个月去那儿一两次。但在他们关门之前，我就已经缴回警徽辞职不干了，搬到西五十七街一个小旅馆。我大半时间都在街角的阿姆斯特朗酒吧消磨。在那里吃饭、在那里见朋友、在那个店后方我固定坐的一张餐桌处理事务，也喝了不少酒。所以我根本没注意到从一九一八年起开始营业的康宁汉牛排屋熄了灯，关门大吉。不过我猜有人告诉过我这个消息，而且我想当时我也曾为此干了一杯。那些日子里，任何事情都会让我干一杯。

再回到康宁汉餐厅，也回到一九六一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四

吧。老人……干吗还一直称他为老人？他一开始就告诉大家，他名叫洪默·向普尼。

“我们是个三十一人的俱乐部，”他说，“我告诉过你们，我人会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而我第一次参加聚会时，发表演讲的那个人，是生于一八一二年战争的八年后。那么，他第一次参加聚会时，演讲的是谁？还有，这个三十一俱乐部是在什么时候首度聚会，宣誓要每年聚会一次，直到在世的只剩一个人呢？”

“我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历经几个世纪以来的种种神秘历史中，有一些关于三十一俱乐部的模糊数据。我个人研究之后认为，第一届三十一俱乐部是四百多年前共济会的一个分支。不过这一点也不确定，因为根据《汉穆拉比法典》的其中一节，古巴比伦时代曾经有一个三十一俱乐部；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俱乐部可能是基督时代古犹太教禁欲主义的分支。有一份数据显示，莫扎特曾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另外有谣传富兰克林、牛顿，还有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都曾是会员之一。我们无从知道多年以来到底有多少个俱乐部，也不知道经过了几世纪之后，有多少个分支还会继续下去。

“这个俱乐部的结构很简单。三十一个人格高尚的男子宣誓，每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四要相聚一堂，吃饭并报告这一年来他们生命中的改变，同时向这一年过世的人致敬。每一年我们都会宣读死者名单。

“当三十一俱乐部只剩下一个人时，他就得像我一样，找三

十个理想的候选人来当会员，在特定的这个晚上让他们聚在一起。然后就像我刚刚一样，朗诵三十个已经过世的兄弟名字，烧掉名单，结束这一章，并开启下一章。

“现在我们继续，兄弟们，我们继续下去吧。”

根据刘易斯·希伯兰的说法，洪默·向普尼最令人难忘的，就是他的坚强生命力。在一九六一年的那个晚上，他已经退休多年，也卖掉了他开设的小工厂，生活相当安定。可是他努力想向他们推销，而希伯兰也毫无疑问地相信，向普尼是个成功的推销员。就是有种莫名的力量会让你注意听他说的每个字。他愈说愈热诚，而你也会愈听愈想听。

“你们彼此并不熟悉，”向普尼告诉他们，“也许之前你认识这个房间里的一两个人，甚至这房里有三四个人你当作是朋友。但你们之前的交情先摆在一旁，今天这个聚会所要建立的，不太像是那种一辈子的社交圈。因为这个组织、这个结构，所关心的不是一般人所体认的友谊，与社交、互惠无关。我们来这里，不是要交换股票情报或拉保险。我们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兄弟们，而我们走在一条窄径上，要朝向一个非常特定的目标走去。在走向死亡的长征路上，我们记录彼此的过程。

“会员的要求很小。我们没有每月例行的集会，没有分派的任务，没有会员卡。除了每年一次晚餐分摊的费用之外，也不必交会费。你们唯一的承诺，也是我要求你们必须完全做到的，就是每年五月第一个星期四的聚会都必须参加。

“有时候你会不想出现，有时候要参加这个聚会对你来说非

常不方便。我恳求诸位把这件事当成一个不变的承诺。你们有些人会搬离纽约，可以想见，到时候每年回来聚会就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此外，有时候你们或许会觉得这个俱乐部很愚蠢，好像长大就得抛弃的一种东西，好像你生命中宁可脱离的一部分。

“别这么做！三十一俱乐部在每个会员生命中只占一小块，一年只花掉你一个晚上。然而它却给予我们的生命一个旁人无法得知的焦点。我的年轻兄弟们，你们串连在一个锁链上，远溯自这个国家建立时便已牢不可破的关系，而且你们是源自古巴比伦传统的一部分。这个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从出生后便花上一生的时间步向死亡，每天都向死亡迈进一步。这是一条难以独行的路，有好同伴会轻松得多。

“此外，如果你的路走得比旁人都长，成为最后一个结束的人，你还有一个额外的义务，那就是找到三十个年轻人，三十个被选定的好人，就像我带你们一样带他们相聚一堂，在这个锁链上铸造一个新的链环。”

三十余年后，重复着向普尼的话，刘易斯·希伯兰好像有点替他们不好意思。他说或许现在听起来有点蠢，不过当时他们听着洪默·向普尼的话时，可一点也不觉得蠢。

那位老人的热忱具有感染力，他说。你感受到他的热情，但那不单只是一种被他的野心所征服的东西。稍后有机会冷静下来，你还是会接受他要推销给你的东西，因为他用某种方法让你了解某些事情，若不是他你永远也不会有机会明白。

“晚上的节目还有另外一部分，”向普尼告诉他们。“我们每个人要轮流站起来，告诉其他人四件自己的事情。姓名、年龄、关于你最有意思的事情，还有现在的感觉。现在，是该与其他三十个同伴开始这伟大旅程的时候了。”

“从我开始，虽然我大概已经说过上面讲的四件事了。我想想，我名叫洪默·向普尼。今年八十五岁，我所能想到的关于我的最有意思的事情，除了我是上一章最后一个在世的成员之外，就是我曾参加一九〇一年在水牛城举行的泛美博览会，而且跟麦金利总统握了手，不到一个小时之后，他就被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暗杀了。那个刺客叫什么名字？查高士，没错，里昂·查高士，谁忘得了那个迷失灵魂的可怜混账东西？”

“至于我此刻的感觉如何？呃，年轻人，我兴奋极了。我传下了火炬，而且我知道我交到能承担的好人手上。自从上一个俱乐部的最后一个人去世之后，自从我成为必须实践这个使命的人之后，我最恐惧的，就是在我召开这个聚会之前就死掉。所以现在我放下了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而且有一种，噢，有一种伟大起点的感觉。”

“不过我说得太多了。其实只需要说四句话，名字、年龄、有意思的事情，还有感觉。我们从这桌开始，我想，肯多，就从你开始，然后轮流讲……”

“我是肯多·麦盖利，二十四岁，关于我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的一个祖先曾签署《独立宣言》。我不知道自己对于加入

这个俱乐部有什么感觉。我想是兴奋吧，而且这是一大步，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觉得。我的意思是，这不过是一年一个晚上而已……”

“约翰·扬道，二十七岁。最有意思的事情……唔，我最近能想到关于自己的事情只有一个，就是我上星期天结婚到现在还不满一个星期。这件事搞得我脑袋一团混乱，所以没法告诉你们对任何事情的感觉。不过我要说，我很高兴来参加这个聚会，成为这个俱乐部的一部分……”

“我是鲍伯·柏克，是 B—e—r—k，不是 B—u—r—k—e。所以你们就晓得，我是犹太人，不是爱尔兰人，我也不晓得自己为什么非得解释这点不可。或许这就是和我有关最有意思的事情。我不是指我是犹太人这件事，而是我脱口而出的第一件事居然是这个。噢，我今年二十五岁。我有什么感觉？我觉得你们都属于这里，我却不是，不过我常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我大概不是在座唯一有这样感觉的人，对吧？或者只有我有这种感觉，不晓得……”

“布莱恩·奥哈拉，是 H 大写，前面有个‘O’的那个奥哈拉，所以你们就知道，我是爱尔兰人，不是姓大原的日本人。”

“我是刘易斯·希伯兰，今年二十五岁。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有意思，反正我有八分之一印第安查洛克族的血统。至于我的感觉，实在很难讲。我觉得自己好像成为大于自身某种事物的一部分，某种从我之前就开始，而且会超越我寿命的事物……”

“我是戈登·华瑟，三十岁。我是瑞洋公司的会计经理，不过谈到最有意思的事情我就不晓得该讲什么……唔，我有一件事

很多人都不晓得，我生来双手都有六个指头。我六岁的时候动过手术，左手上还有疤，不过右手没有……”

“我是吉姆·赛佛伦斯……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或许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此刻跟你们共聚一堂。我不知道我来这里干吗，不过这好像是某种转折点……”

“我叫鲍伯·瑞普利，我听过太多‘信不信由你’的笑话了……今晚我来这儿之前，曾经想过，组织一个俱乐部只为了等死，实在很病态。不过现在一点这种感觉都没有了。我同意刘易斯的说法，我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正成为某种重要事物的一部分……”

“……我知道这是迷信，不过这个想法一直甩不掉。我觉得如果我们逼自己去注意不确定的死亡，只会让死亡提早到来……”

“……我高中毕业当天晚上出了车祸，我们六个人坐在我最要好朋友的车上。其他人都死了，而我只有锁骨骨折和一点皮肉之伤而已。这就是关于我最有意思的事情，也是我对今晚的感觉。看吧，车祸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而我从那时开始，心里就一直想着死亡了……”

“我想唯一能描述我感想的方式，就是告诉大家，我唯一有过和现在感觉相同的时刻，就是我女儿出生那天晚上……”

三十个人，年龄从二十二到三十二。全都是白人，也全都住在纽约市或附近。他们都受过大学教育，大部分也都毕了业。一半以上已婚，三分之一以上有小孩，有一两个离了婚。

现在，三十二年以后，半数以上已经死了。